



威尔逊蒲桃的叶



威尔逊蒲桃的花



威尔逊蒲桃的果

春暖花开，华南国家植物园里处处是美景，在温室群景区的高山植物室一处角落里，有一株开着鲜红色花朵的灌木让人耳目一新。这是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威尔逊蒲桃。

这种桃金娘科蒲桃属常绿小乔木，不仅有彩叶可供观赏，其花开亦十分艳丽，颇具观赏性。其彩叶实际上是新枝长出的嫩叶，色泽红润光亮，特别是经过修剪后，株形紧凑的植株上，能长出更多红色新叶，看上去十分壮观。最为有趣的是，新叶会从最初的粉红色慢慢变成青铜色，最后变成绿色，于是一株树上，经常可见红色、青铜色、绿色叶子相间。用手持放大镜去观察，还可以看到叶片的大油腺，数量众多且呈半透明，颇为神奇。

待花期到时，它的花朵会长在上部叶腋和末端，由多数有梗的小花排成聚伞花序，再组成圆锥状花序盛放。未开放的花蕾也呈细长圆柱状排列成簇状。花朵开放时数量极多，细长鲜红色的花丝向外伸展，花丝顶端还呈白色，就像绽放的烟花，十分美丽。

威尔逊蒲桃不仅树型优美，花叶具可观赏性，还会结出浆果或核果——其果皮是一种多肉结构，有时有一个种子即为核果，有时会有更多种子即为浆果。果实圆润光洁，既可观赏也可用来制作果酱。

（来源：华南国家植物园）

我们依靠大脑构建世界，它却让你误解自我？

□整理/小薪



图/视觉中国

我们一直在用大脑理解这个世界，但你可曾想过，这个大脑究竟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通过大脑处理各种信息，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不是真实世界存在的样子？

神经科学家巴瑞特博士出版的新书《认识大脑》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书中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观点：我们依靠大脑来理解这个世界，但这个过程中大脑可能会让你误解自己。

由此，你可能需要重新认真思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而我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大脑每天都在干什么？

从你出生那一刻起，直到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你的大脑一直待在一个黑暗无声的盒子里，这个盒子就叫做头骨。日复一日，大脑只是在不断地通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其他感觉器官接收外界的感官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是以我们通常理解的视觉、嗅觉、听觉或其他感觉的形式传达的，而是以一连串的光波、化学物质和气压变化等在传递着信息。

面对这些模棱两可的数据，大脑该如何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

其实，大脑最重要的工作是控制你的身体，以便你保持健康和活力。它在不断地以某种方式从你身体其他器官提供的信息中去收集并分析信息，最后找到一个具体解决方案，以保证你的身体做出正确的动作。有趣的是，这个过程中，它不仅仅只是在破译即得的信息，它还会从你之前存储到大脑皮层中的一些信息——即所谓的记忆中去调取有用信息，会将你从朋友、书籍、视频等其他来源了解到的信息重新融合，并通过神经元的瞬间传递，从而推断出具体含义，再决定该如何处理它。

其实每时每刻，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数十亿的神经元正在不断地搜索你过去的人

生经历，同时做出成千上万种猜测，权衡各种可能性。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弹指之间，却可能比现在最复杂的AI还要精密万分。

大脑中产生的信息真实吗？

我们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尤其是抽象艺术时，它可能会在你的大脑中产生更多不同的信息。因为大脑会通过自己的分析去构建出不同的感知。

比如我们观看毕加索的一幅立体画作时，有人能够识别出有人物的图像，因为他对某个人物有记忆；有人却能看到其他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因此画家马塞尔·杜尚说，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只完成了50%的工作，剩下的50%都在观众大脑中。

这似乎在提醒我们，你所认知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整体，是由外部世界的信息和你大脑在构造的各种信息整合而成的——它也许并不完全是这个世界本来存在的模样。

比如，你的大脑会积极地构建你的经历。每天早上醒来，你从周围世界中获得各种各样的感觉，这些感觉来自你身体的不同器官，最后却还是都交由你的大脑来构建你的身体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你的疼痛、紧张和其他内部感觉，都是你的大脑和肺部、心脏、肠道、肌肉等实际发生的感觉相结合的产物。你的大脑也会从你过去的经历中获取信息来猜测这些感觉的意思。例如，当睡眠不足、疲劳或精力不足时，你可能会感到饥饿，认为“我该去吃早餐了”；或者你会认为“我应该再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

当然，大多数时候，当你看到牛的时候——实际上当然就是牛——但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不同的经历对这头牛产生不同的认知。有人会想起“庖丁解牛”，有人会想起“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这种认知也可以

说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幻觉”，它创造了你所有的经历，指引着你所有的行动。它给你的感官数据赋予意义，你却只会觉得它是“正常的”，因为你几乎感觉不到在这个认知过程中究竟在发生什么。

大脑是一个“预测器官”

科学家现在相当确定，在那些光波、化学物质和其他感官数据进入你的大脑之前，你的大脑实际上已经开始感知周围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了。

你身体的变化也是如此——在你的器官、激素和各种身体系统提供相关数据之前，你的大脑已经开始感知这些变化了。这并不是你体验感官的方式，但它是你的大脑在为你“导航”并控制你的身体的方式——当然，此时你也不应该完全相信上述科学家们所说的这些信息。

这整个构建过程，都是可预见的。你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最近一次你口渴喝水时的情景——喝完最后一滴水后的几秒内，你可能已觉得不那么渴了。实际上，这些水还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进入你的血液，它们不可能在几秒内就解了你的渴。能立刻缓解了你的口渴的，就是大脑的预测。当你的大脑计划并执行那些让你喝水和吞咽的动作时，它同时也预测到喝水后你会产生的感官后果，于是你就迅速缓解了干渴。

这种预测把光波转化成你看到的物体，将气压的变化转化为可识别的声音，将微量的化学物质转化为气味和味道……就这样，它一直在尽量让我们的身体觉得满意。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线索，证明大脑是一个预测器官。在19世纪时已有一位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做过一个著名实验，他训练一只狗一听到某种固定的声音就流口水。这种效应后来被称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或“经典条件反射”。巴甫洛夫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这个发现其实就是证明了大脑会做出预测，只是当时人们并没了解到这一点。

证明“学习可以改变未来”

预测可以让我们早早地为如何活着做出

各种计划。

大脑中的无数神经元会根据这些预测，去改变它们的放电状态，同时将这种决定注入你的生活，让你去努力经历各种事，以证明预测的结果。成功的预测又会变成你的经验，继续左右你的行动和感官体验。

所以，或许可以说，你在世界上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以及在这一刻你的身体所感受到的，其实都是你的大脑构造出来的。而通过这些提前的构建，你的大脑又会有效地让你做好下一步行动的准备。而大脑做出预测时所追求的，从来都不是准确性，而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活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的行为一直在受到你的记忆和环境的控制。

这么理解大脑的话，是否意味着你没有自由意志？谁又该为你的行为负责呢？

其实自哲学诞生以来，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一直是哲学家和其他学者争论的焦点。我们不大可能彻底去解决这场争论，但我们可以在强调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你的经历会改变你的未来，改变你未来将做出的行为。

如此推论，你也许不能改变你的过去，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的一些努力，去改变你的大脑对未来的预测。

你可以投入一点儿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新的技能。例如在一场考试前，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紧张，有些人会因为这种紧张而产生严重后果。因为根据之前的经验，他们可能无法完成这场考试。但研究表明，如果你在体验到心跳加速或手心出汗等这些感觉时，去有意地训练自己不要将此视为一种焦虑的表现，而是一种坚定决心的表现，最后你可能会在考试中表现得更好，并顺利通过考试。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学习或者尝试新的活动，让你的大脑对明天作出不同的预测。

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在学习某种技能的过程中应该已经可以体会到，只要有足够的练习，这些技能最终都会变成一种自发行为。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在刻意地调整和修改后，会做出不同的预测，启动不同的行动。

现在你就会明白，当你表现不好时，谁来承担责任？当然还是你自己。因为我们才是唯一能改变我们的人。

归根到底，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决定权还是在于你自己。

坚定走向明日的勇气

触地行走时的“不期相遇”



长歌当哭，掩卷遐思。读完《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下简称《重走》）这本书三十九章后的“尾声”片段，我仍恋恋不舍。

短暂存续的西南联大一直是读书人憧憬的乱世中的“乌托邦”。我也曾囫囵吞枣地爬梳过他人文宇宙所竭力“还原”的历史现场，寻找这片天地如何存在过、何以辉煌过的痕迹。较早呈现西南联大历史研究的，有谢泳写下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子》；张嘉陵编的《联大长征》对湘滇黔旅行团“文化长征”的一路所至，则有着民俗史研究的细致考据，山川风物、人文思如数家珍；近年来，易社强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办学思想和育人模式也有着全景式的涉猎。

若是论及文学性创作，当年68天西行的直接参与者冯友兰之女宗璞所著的《野葫芦引》四大卷岂非更具有历史书写与文学叙事交织的灵动？而何兆武的口述史《上学记》亦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关于西南联大记忆的“文化体温”。

与之相较，杨潇的《重走》不过是对当年西南联大一些人和事的追忆，与他在2018年重走、寻找之路上的因缘际遇构成一部非虚构作品。但读罢《重走》，是什么让我感到如此特殊的荡气回肠？以至于立马订下机票动身，前往追寻了一回“湘滇黔”迁徙轨迹中的贵州。

在我看来，《重走》在今日和历史的勾连中存在着一种以“我们”为主体的“寻找”，借由这种“寻找”，“我们”得以生发寻觅之恩启迪人师，为国育才。

身体力行 躬身报国

去年夏天的我，刚离开被爱与关怀保护着的象牙塔，初涉杏坛，或者说，我一下踏进了柴米油盐的人间。而那年走在南渡西窜路上的学生们，与我年龄相仿，同样面临着一种由相对安稳至于前途未知的状况。某种程度上，我对他们在行至一个看似确切却仿佛空中楼阁的“新校园”途中的纠结、忧虑甚至是惶恐，感同身受。

而到黔一周时，恰逢佩洛西窜台，第二天中午我在安顺休息时听到一对年轻的福建平潭情侶正在就此事讨论着明天飞回福

建的航班能不能正常起飞，突然，旁边一位的白发老人站起来斥责道：“不先有大局，哪来有小家！”我也许久未听过这番的大气表白，不由想，当四五年后吾衰甚矣时，桑榆间鬓染霜白，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否仍能拥有一群如八十年前行旅途中的“他们”和现在的我一样，有着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愿意为强国理想追求奋身拼搏的青年人？

一些因果关联的外交事件发生，我更确信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演变，正在影响着全球国际关系的安全

稳。同时，疫情也给我们带来了新挑战。势利压山岳，难屈志士肠。有现实重压，更会有青年志士不屈不挠的反抗与斗争。当我望着手中的《重走》与《文明与使命：撒了谎》的故事；在有关“兵家必争之地”之称的玉屏，他捧着“泛黄的、发卷的、缺角的旧文书”，却遗憾没有找到期待中的

一些现实支撑与文本材料。

我想，写下《沁园春·长沙》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红烛》的毛

泽东、郭沫若和闻一多，他们不正

是因为明白仅发出呼号远不足以

实现理想，此后无怨无悔投身革

命中去的么？包括他们在内的几

代人，不都是在艰难岁月中躬身

——读《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彭璟 广州市第二中学教师

那份布告；在凯里，他吃到了一路上最难吃的一碗米粉，恰合当年旅行团路途中所经历的战时物资短缺、物价哄抬的窘迫……

追随书中湘滇黔旅行团和杨潇的来路，我也一路途经了玉屏、镇远、凯里、贵阳和安顺等地，边读边悟。除游人访客的嘈杂，2022年的我与1938年的湘滇黔旅行团和2018年的杨潇“不期而遇”。晴天干裂，雨天湿滑，泥土

是从不骗人的。八十年前湘滇黔旅行团所途经的公路、河流和驿道，已在年月的更迭中改变了最初的模样，但我所触摸的每一寸，仍是他们曾用双足丈量过的土地。当我真正听见让刘兆吉废寝忘食想要采集的苗族歌谣，看见东城墙蜿蜒至南城墙的舞阳河，我似乎更能感同身受八十年前那群几乎和我同龄的学生踏上旅途时的所想所思。

大地终于回春，辞岁的酒已斟满迎新的杯盏。窗花，作为中国“特产”，在旧年留下的履历上，又生出新一年的吉祥与希冀，预示着新一年的红红火火。

窗花又可称作剪纸，贴在窗玻璃上，不仅装点环境，渲染气氛，也寄托着接福纳新的愿望。人寿年丰、辞旧迎新等多种表现主题，尤其体现了窗花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记得小时候，每到新年，我最喜欢看大人们贴窗花，红红火火的窗花，将新春佳节演绎得丰富多彩。今年是兔年，年前，父亲叫我网购一些民间艺人的窗花作品，我上网一看，被今年神态各异的生肖兔剪纸作品花了眼。琳琅满目的窗花作品青秀有加，便挑选了几幅。其中一幅《玉兔吉祥》，一只活灵活现的奔跑中的小兔，翘起的鼻子，张开的兔嘴，仿佛都能听到小兔欢腾时的哈气声。小兔四周是冬日盛开的梅花，头上方还有一只报喜的喜鹊，梅花瓣也被巧妙地剪刻在小兔身上，形成一幅喜庆美好的图景。

不出几日，收到快递。在辞旧迎新的歌声中，我和父亲开始张贴窗花。我本以为窗花就这样随便涂点胶水贴上去就行，父亲却告诉我，先将窗花放在玻璃上，再覆上一张报纸，然后用较湿的湿巾毛巾按在报纸上，这样，水会渗进报纸，将窗花濡湿并固定在玻璃上，最后取下报纸，稍微有点不平整处，也不用管它，它会完全干了以后自然就平整了。

就这样贴好几幅窗花，新年的喜庆味道立刻弥漫开来。无论窗里窗外，都是暖洋洋的画面。

奶奶告诉我，过年贴窗花与立春这个节令有着密切关系。唐代李商隐《人日》诗中说“缕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其中的“荆俗”“晋风”就点出了这种风气，而且言明这是晋人的风俗。宋、元以后，剪贴窗花迎春的时间便由立春改为春节，人们用剪纸来表达自己庆贺

春天人间的欢乐心情。因此窗花的内容往往是用具有象征性的自然界中的物象，这反映出人们质朴、真诚、坦率的心理。

阳光洒进窗子，将窗花的影子投进室内，另是一番景致。窗户上那又方又圆的红，就像是我们简单又纯粹的守望与渴望，盼着新的一年更加五彩缤纷、春风得意、前程似锦。

“校园达人”版“大学时光”栏目现面向高校学生征稿，稿件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2000字。来稿请投邮箱：ycwbqc@sina.com，邮件请注明“校园达人”投稿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真实姓名、所在学校名称及院系和年级等详细信息。

征稿

“校园达人”版“大学时光”栏

目现面向高校学生征稿，稿件

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内

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2000

字。来稿请投邮箱：ycwbqc@sina.com，

邮件请注明“校园达人”投

稿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

者真实姓名、所在学校名称及院系和年级等详细信息。

远眺理想追求的方向

“我们”。而阅读八十年前那群“最聪明的年轻人”和作者杨潇的某种跨越时间、空间甚至是媒介的旅行记忆后，正如杨潇亦持续地在“思索一个文字工作者该在影像时代做点儿什么”，我也在思索着，如何能够为我所能够培育、熏陶的更大的“我们”——即我的学生，做得更多一些。

战火纷飞中，教师带头的迁徙

与在昆明雄起的西南联大，都

让我们感动于危难时刻中国教师的担当。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镌刻着他们“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追求，也并非一句空话。